

忠 貞 表



空軍業餘讀物之二

忠貞表

于旅著

航空委員會政治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版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宋朝理宗三年初夏的時間，江南廬陵縣的高大城雉矗立在綠蔭之上，在清朗的天空下，壯麗的贛江像一條龍從南邊的大野奔騰而來，帶着激厲的吼叫聲瀉過廬陵城下，又往那廣茫茫的北方奔騰而去。

就在這江南的一個星月輝映的午夜，伴着贛江浪濤的渾雜的拍岸聲中，有一家被封爲惠國公的文儀先生的大府第裏，在輝煌的燈光和雜亂的人影中，聽見第一聲嬰兒墮地時的啼哭，這啼哭的聲音是清脆而嘹亮的，好像一個小金籠裏一支



象牙棒子在敲響着。

惠國公文儀先生在金閃耀的大廳裏擰着長鬍子，喜氣洋洋地口誦道：

「唔，他祖父做的夢並不虛假，聽聲音，這孩子將來一定是個了不起的脚

色！」

是的，文儀的父親永回公在幾天前就見有一個乘着紫雲的小嬰兒，在天空裏上下飛翔，今夜就養下了這樣一個大子的孩子。於是文儀先生就立即給他的孩子起了一個名字，叫做天祥。

在這座顯赫的府第裏，天祥這個孩子像被捧珠子般的被養育大。當他快到十歲的時候，就顯出他那魁偉壯實的體格和英武的風采來。看着這孩子的成長，做父親的文儀公心裏格外痛愛。

一天清早，文儀公穿着一身便服，帶着他的孩子到附近的名勝地方玉山去玩。

忠 貞 表

，路邊的小溪在歡欣地流着，溪岸上的野花正在迎着金閃閃的朝陽吐放着清幽的芳香。文儀公拉着他孩子的手，正高高興興地一邊吟着詩，一邊採着野花插在他孩子的小髻上，忽然從前邊走來了一個手執「雲錘」的怪和尚，舉起一隻手掌深深地向文儀公打了一個躬，眼睛大大地盯着孩子的臉孔，怪聲怪氣地說：

「大善人，這個小郎將來一定是一位人傑，但並不是一家子的福！阿彌陀佛！」說着又深深地打了一個躬。

文儀公只詫異地望着那個走遠了的怪和尚，他心裏暗暗地罵道：「禿驢，你只配替死人唸經，那要你來向我嚙齋一頓！我孩子人傑就人傑，爲什麼要說不是一家子的福？」

怪和尚的話對文儀公雖然不發生什麼作用，但是在天慧的孩子聽來，却給予了很大的激勵。因此，有一天，天祥就孩子跑到四賢洞（註）裏去玩的時候，瞻仰

着四位先賢凜然的塑像，心裏一半感佩一半感慨地說：

「要是我將來死後不在這裏佔個座兒，就不是大丈夫！」

歲月像是奔流的江水，急激地沖瀉去了就永不再回頭。

這是理宗寶祐四年的事：

這一年，天下才子都從各個地方趕到京城來，有的從近畿的地方來的，當然沒有什麼困難；但是有的是從嶺南的珠江流域和雲貴的蠻烟地方來的，就非常艱苦了。爬山涉水，路遠人乏，不知要經受多少辛勞才能到達這京都來。

京都，在這皇帝駐在地的宮城裏，天來得格外蔚藍，像由千萬個高明的織匠精心地織成的一幅無邊廣闊的綢緞似的；雲朵來得格外白，像發甜的乳酪般的令人心愛。你看那御河裏的流水是多麼的清，多麼的靈活；那雲母石鋪砌成的街道

表

（註）四賢就是歐陽文忠公，楊忠愍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

忠 貞 表

是多麼的長而闊；那大理石鑲成的拱橋，遠遠望過去簡直像是一條大虹。你看那近百丈高的城樓，百尺高的城雉，團團地圍籠住這個大皇城，那巍峨的宮殿，那金碧的樓閣，那綠樹陰影中的紅牆黃瓦，處處顯出鸞臨人世的豪華和威嚴。

到這京都來的這一批批才子，在一個明朗的日子裏，成羣地第一次踏進宮廷，到集英殿上參加最隆重的殿試。看那一支支筆像遊走的龍蛇，各人在逞顯自己的文才。高殿上門禁森嚴，殿試官們高高地據坐在大龍案上，空氣是靜穆得怕人。

在這海一般廣大的應試才子中，有一個體格特別魁偉的才子端坐在裏邊，執筆如飛，這個年青人不是別個，就是才氣橫溢的文天祥。他這個時候，已經是二十歲的英俊青年了。

文天祥在那閃爍着銳利眼光的監試官威嚴的氣度下，和這許許多多英才傑傑

的「文戰」的緊張中，他却泰然不怯地用超人的才氣在寫着一篇一萬餘言的大文章「法天不息」，針對着當前政治的弛緩和黑暗，提出了許多驚人的改革意見；而且痛論爲了挽救國家民族的危機，非自強不息不可。

好容易殿試才結束。

主考官王應麟和其他的幾個大臣，夜間在明晃晃的宮燈下批閱試卷，很嚴謹地一篇一篇的用紅硃筆批閱着，當主考官批閱到文天祥的「法天不息」的長論時候，他忽然把桌子重重地拍了一下，他那大袍袖差點把宮燈掃落地上，大聲地叫起來：

「好文才，文天祥，你好文才呀！」

當全部試卷批閱完之後，文天祥被列在前邊第五名。

隔天早朝的時候，在金鑾殿下主考官王應麟從大臣羣裏邊站出來，向理宗皇

帝禮拜着奏道：

「今科取得有文天祥者，文章古誦若編鐘，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

理宗皇帝聽完王應麟的拜奏，心理非常高興，手捧着龍鬚，立叫看試卷。理宗一邊閱着文天祥試卷，一邊心裏暗暗地讚嘆，想道：「文天祥將來一定是一個扶持國家民族的大忠臣。而且他看見『天祥』這個名字，更加喜歡，『天子吉祥』，好一個中人心懷的名字，因此立即把文天祥從第五名點升爲第一名，做了今科狀元。」

一點中了狀元好了得！天下都知道了今科狀元文天祥的發光的名字，朝廷裏的大小京官個個都欽佩文天祥的文才，狀元遊金街，皇后娘娘親手給文天祥的烏紗帽插上了金花，身上穿着蟒袍，腰間結着玉帶，腳上踏着烏靴，騎在駿馬噴地

給光彩奪目的旗幟，擁着遊過前殿遊後宮，遊過後宮遊宮街，然後理宗
御花園裏設酒筵款待，把個年輕輕的文祥弄得又累又乏。

御花園裏有着雕刻得很神緻的八寶形或圓玉形的黃琉璃瓦蓋成的亭台水榭，到處都是瓊枝玉葉的林蔭，到處都是香花翠草。皇后和妃子們都穿着金珠玉環的服裝，坐在墊着彩絨的檀香大椅上，隨同理宗皇帝一一地對文天祥勸酒。這樣，忙死了太監和宮娥們，太監來回地端着鑲金的朱漆托盤，送來美餚，撤去瑪瑙或水晶石琢成的雕有龍紋的三脚鼎和高腳盤；宮娥們嬌弱地顫動着腰肢，一巡巡地在斟着最甘美的醇酒。在每一座玉石拱橋上，都聚集着一隊年紀輕輕的樂手，很優雅地在吹奏着美妙的音樂；在每一幢亭台或水榭上，都有打扮得格外豔麗的宮娥一邊在翩翩地舞蹈，一邊在清脆地歌唱。理宗皇帝和皇后面朝南邊端坐着，妃子們雜列靜坐在左右兩旁，文天祥和其他的幾個大臣坐在旁邊，臉孔恭朝禮理宗皇

忠 貞 表

忠 貞 表

帝和皇后。理宗皇帝喜愛着文天祥，妃子們心愛着文天祥，大臣們敬愛着文天祥。樂手吹奏了一曲又一曲，宮娥們舞蹈了一次又一次，酒斟過了一巡又一巡。在這種全國歡騰的情景下，文天祥真是人間的第一驕子呵。

一直等到落日照紅了這狂歡的園林的時候，文天祥才給太監們扶上宮輿，送回南館去休息。

x

x

x

x

是乙卯年間的一個故事

也正當是一個溫暖的春天，一大清早，這離城約莫三十里的一個三叉路口，從路旁邊一家小野店裏，病瘦着身子走出門來一個老頭兒，他手裏拿着一支掃帚，走到路邊把滿地的落花打掃打掃，但是樣子却顯得疑疑狐狐的。他彎着腰板，一邊掃着地，一邊咳着嗽，一忽兒又直起腰板，用麻皺的拳頭捶着腰，感嘆地

「人老不中用了，像這樣好的天氣，却把老骨頭壓得發軟啦！嗚嗚嗚……」
「啾啾……嗚嗚嗚……」

忽然他那沾滿了稀黃黏液的老眼睛，發現從不遠的路那邊走過來一個非常高
大魁梧的俊美男子，那男子踏着很穩重的步子，一步一步地往這叉路口走來。老
頭兒只一味呆呆地望着他，眼望着他快要走近來了，但是那男子偏了一個身子，
就坐到叉路口的一塊大石頭上，不慌不忙地在換一雙鞋子。

一看到那俊美的男子在換鞋子，老頭兒就愣住了，手上的掃帚不知不覺地就
掉落下來。但一會兒老頭兒就清醒過來，連忙走上去搭訕道：

「大官人，天氣還冷，請進小店裏吃點飯吧？」

「呵，謝謝，老頭兒，你貴姓？」那高大男子把鞋換過了，站起來，連忙還個

忠
貞
表

禮。

「我，我姓胡，哎，大官人，就叫我胡老頭兒吧！」

「好，胡老頭兒，就弄些早點給我填填肚子吧。」

於是那男子就跟着胡老頭兒往小店裏走，小店門是那樣的矮，那男子還要彎着腰板才能進去呢。

小店裏發散着一股股的炭氣和雜氣，灶呀鍋呀案板呀鋪蓋呀亂七八糟地擱在一起，小棧上牆上，得儘量。

男子並不嫌小店裏的這股子髒勁，很不在乎地坐在一隻小凳子上。

他看着胡老頭兒蹲在灶前生了火，把那一小瓦盆隔夜飯倒進小鐵鍋裏，再倒進些水，讓它在鋪裏煮成稀飯。火劑充塞了屋子，胡老頭兒咳嗽着，一邊捏緊拳頭拍腰板。男子也給火烟燻出了眼淚，淚珠兒簌簌地滴下來好幾顆，好像大姑娘

有什麼傷心事似。

「咳，我老頭兒從小到老就一直活在這樣的烟子裏，我是慣了，倒沒有什麼，今天叫大官人陪着受這烟罪，心裏真有點兒難過哩！咯咯咯……」

「胡老頭兒，我倒不打緊，就是太累了你老人家啦。」

「大官人，說那裏的話，說那裏的話……」

聊着聊着，飯就燙熱了，胡老頭兒，用一隻斷了把子的銅勺子，把熱燙燙的稀飯盛進盞裏，撒上一點碎鹽，倒上一點醋，再攝上一點香椿葉芽子，然後又從篋筒裏抽出兩隻筷子來，用油漬污爛的抹布擦了擦，放在盤口上，就恭恭敬敬地雙手端到男子的面前，說道：

「大官人，請你不要嫌我老頭兒貧相。小店裏就是一點吃的也沒有呵！」

男子連忙站了起來，雙手接過盃筷，很和藹地說：

「能吃到這樣的飯就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哪！」

當男子在低着頭吃燙飯的時候，胡老頭兒就用老眼細細地端詳着客人的英俊的臉孔和身材，越端詳越有勁，由不得用五隻手指尖擗着斑白的山羊鬍子，心裏暗暗地讚嘆道：「看模樣，確確實實是一個大人物！」

正在胡老頭兒看得出神的當兒看，男子忽然抬起頭來，看見胡老頭兒這副出神的臉孔，一邊把盃放在旁邊的小案板上，一邊笑着問道：

「胡老頭兒，你儘望着我幹嗎？」

胡老頭兒不好意思地拘束了一陣子，然後才吃吃地說：

「大官人，我老頭兒不敢隨便說話……」

「說呀，沒有什麼打緊的。」

「噫，大官人可別罵我是老糊塗，」胡老頭兒乾咳了一聲，「昨兒夜裏，我老頭兒夢見了店門外的那塊大石頭上，有龍蛇的爪子，大清早醒來就看見大官人；

……」
 「哈哈哈哈哈……」突然男子高高地仰起頭來很豪放地大笑了起來。

「大官人，我老頭兒可不是講笑話來給你開心的，聽着呵，大官人，我苦了一輩子啦，你將來大富大貴，一定得可憐我老頭兒呵！」胡老頭兒昏茫的老眼睛裏，撲簌撲簌地滴落兩串眼淚。

「胡老頭兒，你別難過，來日我若是真有點出息的話，是忘不了你的！」

……
 事情隔不到幾個月的功夫，那個魁梧的偉男子又路過到胡老頭兒的小店裏來。這一次可把老頭兒嚇慌了，因為這男子穿的是官員的輕硬服裝。

胡老頭兒看見那一摞挑沉重的行李，認爲這個夢中警示過的偉男子剛剛做了官。於是高興與地作着揖：

「恭喜，恭喜！我老頭兒做的夢一點也沒錯，一點也沒錯！」

一個押行李挑子的壯漢，在旁邊暗暗地扯了扯胡老頭兒的破衣角，低聲地說

「老頭兒，別胡亂叫喚，他是這寧國府的知府老爺哪！」

「哎呀，原來是狀元及第的青天大老爺！」胡老頭兒說着連忙跪了下去磕頭，

「我老頭兒早不曉得，請罪了，請罪了！」

這做男子不是別人，正是狀元及第後當寧國府知府的文天祥。

文天祥連忙走上來，笑迷迷地伸手把胡老頭兒從地上扶了起來。一邊說：

「胡老頭兒，我不會見罪你老人家的，這裏的這些挑行李。隨你選一挑吧。」

「那怎麼敢，那怎麼敢！」胡老頭兒連嘴巴都哆嗦起來。

結果還是文天祥強迫着胡老頭兒挑選了一挑行李——那是兩隻大箱子，打開來一看，原來是兩大箱子的扇子。

「這些扇子是遠方的土產，你用不着它，就把它賣錢罷——算是報答你老人家從前對我的好意。」

宋朝德祐元年。

江南晚秋的天氣。雖然是晚秋，但是并不感覺得寒冷；大地上的一切動的靜的景物，給一種清新的涼氣籠蓋着，長長的輕淡的雲紗在深藍的高空上飄浮，太陽又是那樣的和煦，真叫人心曠神怡——像剛剛喝過幾杯淡淡的甜酒一樣。

這是在古國的「美都」杭州，候湖門外的錢塘江水汎濫着排山似的白浪，涌金門外的西子湖。却又是那樣的靜得像一個深情的少女，正如蘇東坡文豪所描寫過的：

「却把西湖比西子。」

淡裝濃抹總相宜

把這西湖比做西施，就可以想象到它是多麼的媚惑人呵！

但是這江山的美景，已經蒙上了一層不可見的憂傷，這憂傷不是俗人的肉眼能夠看得出來的；只有智慧者的眼睛才可以窺見的。……

此刻的杭州，已經成了宋朝的「新都」，那像虎狼一般兇猛的元兵早就侵迫逼黃河來了，黃河雖然是自古以來的天險，但無奈漢族的子孫太無能，連天險的黃河也守不住！而且最近元軍竟迫過長江來了，現在皇帝被一般「儒臣」們搬到這杭州來。在這個時候，皇帝就像是一尊玉琢的佛像，整個國家只成了一個空的軀壳，沒有了靈魂，「儒臣」們東播弄西播弄，把個國家播弄成一個洩了氣的皮球，踢都踢不起來，只能在地面上滾來滾去！

在這西湖邊，沿湖的葛嶺，白沙山，丁家山，南屏山一帶都駐紮了大軍，以

拱衛新都。練習操演的軍鼓聲，從清晨到黃昏，這正表現出愛國的武士們將為祖國的存亡而瀉盡他們的最後一滴血。而這大軍統率者，就是文天祥。

有一天，文天祥因軍機要事坐着大轎到杭州城裏去恭參皇帝，當他的轎子打從垂柳拂岸的蘇堤上經過的時候，看見了在三潭印月這邊的綠油油的水面上，停泊着幾隻大畫舫，大畫舫雕刻得是那樣的精緻，龍頭鳳尾的，那金碧的顏色，倒影在水中，顯出那應美麗奪目的波光。

一陣洞簫和玉笛聲夾來了一陣婉轉歌聲，歌聲是那樣的清脆而輕悠。

文天祥順手掀開轎簾，更親切地望出去，只看見那最大的一隻畫舫上，坐着右丞相賈慶餘，兵部尚書呂帥孟和另外的幾個朝廷中的大臣，一同在喝酒作樂。

「咳，那裏像是參與國家政事的人，花天酒地，國家怎麼會不亡！」文天祥心理憤憤地想。

畫舫上又拉起了一陣弦聲，弦聲突然中止下來。樂手們都爬出後艙板上來向這堤上張望，一些美麗的歌女們，都偷偷地聚在畫舫的窗子邊，露出金珠玉釵，在窺視着堤上文天祥的轎子。

文天祥明明知道畫舫裏坐着有當今朝廷上的權臣大官，但是他並不下轎來參拜。

從那隻大畫舫的艙裏，一齊走出來右丞相賈慶餘和兵部尚書呂帥孟，遠遠的站在安有金龍頭的船頭上，反而先向文天祥這邊打揖，賈慶餘的長鬚子給湖風吹得一飄一飄地，叫着：

「轎子裏的不是文大人麼？」

這時，文天祥被朝廷拜爲浙西江東制置使，他的八人抬的大轎早就給賈慶餘轎們認出來了。

聽到畫舫上的叫聲，文天祥不得不連忙從轎子裏走下堤岸來，一連作了幾個揖，用宏亮的嗓子說：

「天祥參拜兩位大人了！」

「請制置使上船喝兩杯酒！」呂師孟很早以前就跟文天祥結下了私仇，但是現在因為文天祥有大軍在擁護他勤王，也就表示一種不得已的客氣。

立即就有一隻小畫舫從水面上很快地往堤岸旁邊駛來。

「且慢」，文天祥接着用一種半譏諷的口氣說。「現在軍機正急，未能奉陪作樂！」

「難道喝兩杯酒就誤了軍機麼？」賈慶餘的臉色突然沉了下來。

呂師孟不願意在文天祥面前示弱，也接着用又強硬又自大的口氣說：

「在下是兵部尚書，軍機大事沒有不經過我手底下的，大人雖說擁有百萬雄

兵，也不能不由兵部來管制的吧！」

「當然，不過國家到了今天，每個人都應該自重些才好。兩位大人，天祥拜辭了！」文天祥作過揖後，就上轎走了。

只聽見後面的一陣哄笑，好像是呂師孟的聲音在罵着：

「鼻孔裏插葱裝什麼象，天下好像是他自己的！」

x

x

x

元兵已經從淮河流域的大平原越過滾滾波濤的長江，打到江蘇省屬的常州來了！南宋江山又丟了一大半。常州在當時的軍事上說來，是一個兵馬的通衢，假如元兵南攻蘇州，杭州必難保。在這個時候，文天祥兼做蘇州（平江府）的知府，當然感覺到最大的焦慮，於是派了大軍北上馳救常州。

當大軍擂鼓三通出發的那一天，杭州好像不為那蔽日的旌旗所驚動，大官員

的金與玉轎仍然在到處兜着風；花花綠綠的滿身叮叮着環佩的美女子，仍然在大街小巷裏穿去穿織；西湖上的畫舫遊艇仍然是那樣乘風隨浪地在盪漾。……國家已經到了這樣危險的地步，人們還是那樣的醉生夢死，過着那荒淫無恥的生活！

在文天祥的大兵還沒有到達常州之前，常州已經被元兵圍困得很苦。城裏邊的老百姓沒有食糧，差不多把家裏邊的皮箱皮褥子之類的東西，都拿出來熬成皮膠，吃下肚子裏去充饑，有多少嬰兒沒有乳水吃，有多少老人憂愁死去，又有多少男女們都餓病在床上了！

常州城裏有一座古刹叫做護國寺，方丈和全寺的和尙們雖然都是超脫紅塵的出家人，但是看到自己的國家到了這步艱難的田地，也就義憤填胸，聚集在大法堂上紛紛商議救國的大事。他們的力量雖小，但是說起救國大事，却個個不敢後人。他們大家商量的結果，就是全寺的大大小小的，組織成一支義勇隊，跟元兵拚

命。於是把寺裏邊的大批存糧都運給城裏邊的窮苦人家，然後大家蜂擁着爬上城牆，幫着守城的圍丁守護城池。苦心等候着官兵的到來，好外攻內應，盡把元兵殲滅在城根，解這常州的圍，再回享那太平的日子。

確實的，經過護國寺的愛國和尚們這一激勵，全常州城圍丁和居民都大大地鼓舞了起來。大家合力守護城池，日夜不間斷地輪流着爬到城牆上去，只要元兵衝到城根下，他們都一齊擲石頭滾木往下使勁地擲，這樣的，整整支持了好幾天的時間。

有一天上午，從西南角的地邊上，飛滾起一陣濃厚的塵烟，那塵烟越滾越近，從城頭上已經可以看得出來，在那迷濛的塵烟中，飛展着一支宋兵的大旗。

忠

「呵哈！救兵來啦！」這城頭上的守兵們、圍丁們，和尚們都哄動起來了，那

城頭上的一支大旗被幾個高大結實的團丁摩動起來了，用來招引那遠遠的救兵。

全城的人一聽到這樣的消息，都高興得恨不得長上兩隻翅膀，趕快飛到城牆上去觀望。城裏的人跌跌滾滾地都往南門的城頭爬上來，把整個南門城頭都擁塞得黑壓壓的一片，就是連守兵團丁們也管不住他們了，大家一看見救兵的塵烟滾動得很有勁，大家都由不得高聲一齊歡呼起來：

「阿哈！阿哈！」

元兵有點慌張起來了，但立即就有一支千把人的隊伍從元兵的陣營裏往西南邊圍出去，向宋朝的救軍迎戰去了。

城裏邊的團丁們都打算出城去接應救兵，奈何元兵的實力很雄厚，還沒有得到救兵和迎上去的元兵確實戰訊之前，是不敢輕易開城打出去的。

只聽得那遠遠地邊的喊殺聲大起。塵烟飛揚得像一片大霧。足足經過了有一個時辰的工夫，還見不到救兵往這邊推過來，反而那喊殺聲越去越遠，塵烟越滾越淡薄。一直等到黃昏的時候，那支出去迎戰的元兵才開回來。

整個下午佇立在城頭上的人們，這時突然餓滿了氣的皮球：

「噓——誰想到救兵又救不得我們常州城呵！」

原來，文天祥是派部將朱華，尹玉和麻士龍統領大軍來援救常州的，誰知道呂師孟也密囑張全帶淮兵來援，說是張全幫同救援常州，就不如說是專來破壞朱華他們的。因此，朱華他們的大軍剛剛跟元兵開仗，就給張全用計一衝，敗回去了，而且還戰死了麻士龍。

一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元兵就猛攻起城來了，一方面因為守軍心慌，再方面因為民心失掉了依憑，不久城就給元兵打破了。

忠貞義

那護國寺的和尚義勇隊跟元兵巷戰了好幾個鐘頭，怎奈以寡敵衆，統統給元兵殺死了！

後代的人爲了紀念這些可歌可泣的愛國和尚，把他們的骨頭都收集起來，埋在護國寺前，上面建築了一座寶塔——這就是歷史上負盛名的光輝的塔。

×

×

×

元丞相伯顏已經推進大軍佔領了距離杭州僅僅三十里的皋亭山，皋亭山是「新都」的近衛，杭州失掉了這個最重要的屏障，這個「新都」立即就成了一座「死都」，國家危亡已經到了最後險關。

在這大慌亂中，全城的人都扶老攜少地向遠方逃難開去了，僅僅在一夜之間，全城已經逃得空空，昨天仍然在長街上遊行的金輿玉轎，現在已經斂進了；昨天仍然在招搖過市的珠環滿身的美女們，現在也不知道招搖到什麼地方去了；而

湖在寂寞中泛著被棄的淚波，大小畫舫靜靜地擱在湖岸邊，樂手和歌女們已經星散了。就是連朝廷中的大臣們，如張世傑，陳宜中之流的人物，也已經化了便裝，雜在人羣中星夜地跑了。

現在，只有高大的城雉仍然孤傲地挺向天空，無言地盡着它的愚忠在拱衛着這座可憐的玉域。

到這個時候，皇帝才命文天祥做樞密使，並做右丞相，但是文天祥一想起皇帝的昏蒙，當朝大臣的驕橫不法，就出不得心裏邊冒火，因此文天祥極力辭掉樞密使和右丞相的重職。難道說這樣一來，文天祥就不顧當前國家的危亡了嗎？不是的，他仍然忠心耿耿，為國家民族盡忠盡孝；相反地，他的不願受命做樞密使和右丞相，正是表白他并不是像其他的權臣一樣，只知道貪功求寵。

這天，元丞相伯顏派了一個使臣來朝見宋朝皇帝。一些大臣正在聚議廳上沒

忠 有結果地議論着今後的國家大事，有的主戰，有的主和，主戰的就是以元天祥為
真 中心人物，主和的就是以賈慶餘和呂師孟為中心。大家正在僵持沒有好辦法的時
卷 候，突然聽說元兵使臣的到來，都嚇得不得了，賈慶餘和呂師孟他們那一派人，
更是灰青着臉孔，渾身哆嗦了起來，看他們那樣子的情勢，那裏還像是朝廷的大
官，國家的重臣？只有文天祥昂起了頭，用閃爍的眼光望着大家說：

「元兵的使臣來了有什麼可怕的？怕只怕自己的人太沒有骨氣——貪生怕死
！」

文天祥的這幾句搶白，賈慶餘呂師孟他們心裏雖然憤恨，但是表面上却又不
敢怎麼樣。

伯顏丞相派來的使臣，是叫宋朝即日投降，要不是元兵就要直驅入臨安（杭

「愛卿，」皇帝對着文天祥說，「現在命你爲大宋的全權大臣，前去元軍營中講和，不得有違朕旨！」

既然是皇帝親自吩咐，文天祥不得已只好立即騎了一隻馬，以資政殿學士的資格，獨自往皇亭山的路上走去。

在半路上，有一個老樵夫跪着問文天祥：

「大人，到那兒去？」

「到皇亭山去。」文天祥在馬上很謙和地說。

「哎哎，皇亭山不是給元兵佔了麼？」老樵夫焦急地說。

「是呀，我正奉旨去跟元兵講和去。」

「什麼，講和？大人呀……」

「老頭兒，你放心！我文天祥身爲大宋的官，吃的是大宋老百姓的飯，我能

忠 在敵人跟前屈辱麼！」

真 文天祥催趕着馬，繞着路到了阜亭山，山下的元兵守將立即通報到山上的元帥營裏去。伯顏聽說文天祥來見他，心裏又高興又驚訝。立即出了元帥營，親自騎着馬下山來迎接文天祥。

當伯顏遠遠看見有一個穿着烏紗衣的長鬚飄灑的，把身子靠着馬鞍沉思的人的時候，就急急地側過頭來問他的侍衛官：

「那人是誰？」

「就是文天祥！」其中一個侍衛官用吃驚的口氣說。

伯顏一聽見這話，立即從馬上翻下身子來，遠遠地作着揖，說：

「文丞相，有勞大駕了！」

文天祥也作着揖，傲然地說：

「大宋資政殿學士文天祥參見丞相了！」

伯顏心裏納罕道：「好一個文天祥，表表人材，真不愧爲南宋的支柱！要是大元能夠發得他的忠心，我願意讓他丞相的位子！」

一會兒，伯顏命各奏軍中的鼓樂，把文天祥一直迎接到山上的中軍虎帳裏去，用去賓的隆重禮節來禮待文天祥。

中軍帳外面的軍旗成簇地插入高空，那每一面軍旗在秋風中飄蕩着，發出一種鏗鏘鏘的威嚴的聲音；中軍帳前的刀斧劍戟成排地插在大木架上，閃耀出一片雪白的寒光；外面山頭上的軍笛聲是那樣的淒厲，戰馬發出一聲聲的怒嘯。但是文天祥並不爲這些所動，他巍然地坐在虎皮墊的大椅子上，眼睛是那樣的閃射出

不屈的光芒。

「文丞相此來有何見教嗎？」伯顏板起一副森嚴的臉孔說。

忠

「天祥身爲大宋的全權使臣，這次的來參見丞相，不外就是要求兩邊息兵講

和。」

表

「息兵講和？」

「是的，息兵講和！」文天祥的聲音突然嚴厲起來，「要是北朝見識高，就應該立即先進兵平江，然後由天祥親自督促帶金帛來犒賞貴軍，請北朝班師，這叫做不戰而勝，是上策。」

「唔？」

「要是北朝一意存心要毀滅我們大宋的社稷，那末，大宋這擁有兩淮江浙廣的大軍，繼續打起來，兩邊誰勝誰敗還在不可料想！這樣一來，也並不是北朝的幸事哪！」

33

「咳，文丞相錯了！」伯顏緊接着說，「宋朝到現在已經成了強弩之末，是沒有

什麼大作爲的！你看宋朝皇帝昏庸得狠，羣臣又懦弱無能，雖還剩有兩淮江浙間廣那些地方，但是因爲你們的朝政荒淫，人民早就生了離心，況且宋朝兵弱將寡，怎擋得住精銳的元兵？爲今之計——」

「天祥願聽。」

「爲今之計——」伯顏用鋒利的眼光掃了一遍，站列在中軍帳外的像成羣的虎狼一樣的武將們沉重的說，「請文丞相聽取我的忠言！自古說：賢臣擇明主。南宋只剩下了昏君愚臣，江山歸元是天意。暫時請把國家事攔在一邊，先來談談我個人對文丞相的意見：文丞相是一位棟樑大材，現在只給人家當作門檻用，未免可惜，如果求終身榮祿，請文丞相不棄大元，封官拜爵，爲大元的上卿。只要我一句話，有何難事？……」

「請丞相不用往下說了！」文天祥氣得面紅耳赤，「我文天祥是大宋的狀元率

忠 貞 表

相，說起榮祿已經到了極品，所差的就是以一死報國了！大宋存亡，與文天祥在，大宋亡，我文天祥也亡，雖然我現在身困在你的百萬軍中，但是又有什麼可怕的！

這一頓威嚴不可加勝的話，直說得伯顏沒有辦法。於是伯顏忽然變了笑臉，

徑溫和地說：

「我已經另派使臣到宋太上皇帝面前去請處分了，等使臣回來後，再跟文丞相好好商量一個辦法，現在暫時請文丞相住在這兒吧！」

就這樣，文天祥給伯顏軟禁在皋亭山上了。

當夜的下弦月色正明，元軍中的軍笳已經吹過了隱隱聲響。文天祥怎麼能睡得着覺呢？於是披衣起來，慢步出中軍帳，在秋夜的寒涼中，站在眼前的大石上，望見月下的遠山，又望望山上山下的元兵巡邏隊，不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一個家將匆匆地跑進中軍帳來，向伯顏禮拜說：

「宋朝使臣奉降表到！」

「降表？哈哈……」伯顏突然不可遏止地大笑起來。

奉降表上皇亭山來的，就是宋朝的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樞密使謝掌和呂師孟幾個人。宋朝這些顯赫的大臣，現在都成了求降的人物，說起來真使人痛心呵！

當吳堅，賈餘慶，謝掌和呂師孟在中軍帳裏坐定後，伯顏就故意把文天祥引來跟大家坐在一起。

文天祥一來，吳堅他們幾個人只好一同站起來施禮：

「文丞相辛苦了！」

「諸位大人爲什麼也到這皇亭山上來？」文天祥心裏雖然驚訝，但表面上却非

忠
常鎮靜。

吳堅，賈餘慶和謝堂給文天祥問得紅了臉孔，有的把頭扭開去，有的默默地低下頭來。

只有呂師孟厚着一張臉皮，提高嗓子回答：

「文丞相，你是一個聰明人，還問這話幹什麼？國家的兵馬是這樣沒有辦法朝廷也就只好向北朝屈膝了！」

「什麼屈膝？堂堂的大宋怎麼能夠向北朝屈膝！不是國家的兵馬沒有辦法，而是在朝的昏臣沒有用！」文天祥大聲地譴責呂師孟他們。

「哈哈，大宋不能向北朝屈膝，却遣大臣來向我伯顏奉降表！」

「伯顏丞相，你不必驕傲，奉降表的只是幾個昏臣，大宋的人心是永遠跟北朝衝仇的！」文天祥激動得流下眼淚來。

「文丞相，你罵我們是賣國的昏臣，你為什麼不在這裏就殺了我！」呂師孟潑辣地跳了起來。

「是北朝的營地，你已經奉表投降，正好叫伯顏丞相殺了我！我，文天祥，生爲大宋的忠臣，正想求之一死來報國，難道我怕麼！」

文天祥這幾句話，說得大家你看着我，我着着你，誰也不敢來反駁一句。

伯顏心裏獨自暗暗地叫着：「好漢，好漢，宋朝只有他這個好漢了！」

爲了吳堅，賈餘慶，謝堂和呂師孟這幾個賣國奸臣奉降表的事情，文天祥差一點氣昏過去。

忠
貞
表
呂師孟他們當天離開阜亭山回到臨安去。堅吳雖然身爲左相丞，但他却是一個懦弱的老傢伙，一切事情都是聽憑賈餘慶和呂師孟做主張。當天，賈餘慶他們立即下令叫學士院詔示天下歸附元軍，而且把文天祥所有勤王部隊放逐鄉土。

在短時間內，天下各處州郡都得到歸附北朝的命令，大家心裏雖然氣憤不平，但誰也不敢出來說一聲反抗。

當時，只有一個樞密院的執政，名字叫做文則堂的，冒着鉄頭皮反對賈餘慶他們，不肯服從投降的命令。

這樣一來，就大大地觸怒賈餘慶和呂師孟。於是他們慫恿元軍的一個金權使臣程鵬飛，乾脆把文則堂砍掉了事。

隔天，文則堂還是大搖大擺地去朝表皇帝，剛剛朝罷從金鑾殿上走下來，一踏到中書省的大堂上來，程鵬飛發出一聲號令，從堂兩旁就跳上來一羣衙衛，圍地圍攔着文則堂，鉄索銅枷，叮叮噹噹地要把文則堂捆縛起來。

一看清楚人，文則堂大聲地吼叫起來，「天下沒有中書省捆縛執政的道理！」賈餘慶，呂師孟和程鵬飛看着文則堂的硬派頭，都暗暗地吃驚起來，在纔可

奈何中，不得不把文則堂放出中書省的大堂去了。

文則堂回到自己的私廳，巍巍地坐在一把大交椅上，心裏一邊哀痛着國家衰亡，權臣們的蒙蔽賣國，一邊爲自己的受辱而感到切齒的仇恨。他心想，我文則堂不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平常食祿朝廷，就作威作福，一旦國家到了這個可憐的地步，就只顧個人的生存和利益，或遠遠地跑了開去，或向敵人屈膝投降——咳，除了文天祥是大宋的正氣精英之外，其他的大臣不是奸賊就是膿包！可憐只可憐文丞相現在還被困在阜亭山元軍的大營裏，做了一個孤忠大臣。我，文則堂呵，同爲大宋的大臣，寧願學文丞相一半的忠心，怎願跟賈餘慶，呂師孟那班狐羣狗黨在元軍面前磕頭稱臣呵……

忠 文則堂真夠是一個有氣節的宋朝大臣了，他當天連一步也沒有離開過他的私廳，他正準備着呂師孟和程鵬飛派人來捉，他也和文天祥一樣的，到這個時候，

忠

只有以一死來報國了！

憤

表

其實元軍當時對於文則堂這個硬漢，不單想不出什麼加害的辦法，反而對他生了一種敬心。

x

x

x

天氣已經快踏上初冬，阜亭山上的樹葉開始在空中飄落，草漸漸的枯了，山色因此變成灰禿禿的。

在高爽的天空下，元軍每個營寨的繡龍繡虎的大軍旗在風中飄蕩着，那光豔奪目的軍旗，恰像一片片的霞彩壓滿了山頂山腰和山脚，這是多麼森嚴而又威武的景象呵！

紅

在元丞相伯顏住的山頂中軍營幕旁邊，有着廿座小營幕，小營幕周圍日夜守衛着一些戴盔披甲的武士，好像在防衛着一隻虎籠似的，上十天來沒有一天鬆懈

在一個小營幕裏，住着的正是文天祥。如果他走出營幕一步來，就會有武士緊跟着他的，因此他很少出到外面來。現在，在這軟禁的生活中，在憂國的思念中，他已經變得又黃又瘦了，好像一隻過於負重的馬瘦下來一樣。

從昨天起，文天祥不再感覺到孤零寂寞了。因為伯顏一心想叫文天祥歸服北朝，好藉他來號召天下人士，因此派了一個北朝的學者來陪伴他。這個學者叫做信世昌，別號叫做雲父，是一個很富於正義感的人，他早就對文天祥佩服得不得了，現在能夠奉伯顏的命令來陪伴文天祥，心裏當然感覺到萬分欣幸。

文天祥看見雲父是一個頗有學問的人，並不是一個粗魯的無知傢伙，而且又看出雲父是一個心地很好的人，於是就慢慢地和雲父親近起來。

爲了不使文天祥感覺到過大的寂寞，雲父就把皮褥子毛絨被子搬進小營幕來

忠 貞 表

跟文天祥住在一塊，雲父因為怕文天祥凍着了，還給文天祥的地鋪上鋪上了一條貴重的皮褥子。從這天以後，文天祥和雲父一塊吃飯，一塊談話，一塊睡覺，好像兩個多年的老朋友似的。文天祥除了雲父之外，什麼人他都不願見，就是連伯顏他也討厭見着。

雲父早就想跟文天祥說說知心話，但是又礙於營幕周圍的武士們會把話傳給伯顏。因此，有一天，外面的太陽正好，把這江南的山頭晒得暖烘烘的。雲父特地約文天祥到外面山頭上去散散心。他們沿着一條小路，穿過一片落光了葉的樹林，互相扶着爬上一座大巉崖上去，從這大巉崖上可以遠望山外的平川，文天祥剛剛在太陽光下的巉崖上坐下來，一望見那山外的浩靜的平川，心裏就突然難過起來，而且由不得灑下幾滴眼淚。

雲父是深知文天祥難過的原因，於是說：

「文丞相呵，請你寬心吧。你看高麗國給元朝打敗了，元朝把從前搶到那地方統統還給高麗，到現在高麗一直把國傳下來，並沒有什麼損失；而大宋朝裏又是高麗國可比的呢，將來元朝一定不敢對大宋無禮……」

文天祥覺得雲父說的話不無道理，但是仍然默默啞着嗓子。

第二天一早，雲父拿出來一首詩，很恭敬地遞給文天祥看，這首詩是這樣寫着的：

「東風吹落花，

殘英攪戀枝；

莫怨東風惡，

花有再開時！」

文天祥看出這首詩的含義是說他文天祥不忘記大宋，大宋就必然有復興的一

忠 天。文天祥爲寧父的這首詩感動得又灑下幾滴眼淚。

貞 正在文天祥爲寧父的詩感動得流眼淚的當兒，伯顏部下的大將唆都進到小營裏來，來看望文天祥，他忽然看見文天祥在流淚，就很同情地說：

「文丞相，大元就是興學校，立科舉了，文丞相在宋朝當狀元宰相，現在就做大元的宰相吧！」說着，唆都就向文天祥恭恭敬敬地作了一個揖。

文天祥心裏還着唆都的禮，手邊還就放聲大哭起來。文天祥心裏本來就難過，一聽到唆都的話，又不由得想起大宋的滅亡，朝臣的愚頑，和自己孤身被囚的淒涼狀況，就更感覺得難過了。

「文丞相，請不要難過，保重身體要緊呵！要是我說錯了話，那麼就請文丞相原諒罷。」唆都怕激起文天祥過大悲傷，更怕他因此尋死，就很溫和地安慰他

「文丞相，」峻都接着把話岔了開去，「度宗有幾個兒子？」
文天祥哽咽着回答：

「三個。」

「那麼，現在大宋的皇帝是度宗的第幾個兒子？」

「現在的皇帝是度宗太皇的第三子，立的是嫡。」

「那麼第一子第三子都封了王嗎？」

「都封了王，第一子封的是吉王，第三子封的是信王。」

「那麼現在他們在什麼地方呢？」

文天祥忽然轉悲為喜地說：

「有些大臣保住他們跑開去了。」

「呵，」都跑開去了，現跑到那兒去了？峻都不由得大大地吃驚起來。

「不是福建，就是廣東，」文天祥變得非常激昂地說，「大宋河山萬里，隨處都是世界呵！」

「咳，」唆都故意鎮靜起來，「吉王和信王既然是大宋皇帝的一家人，何必又要遠走呢？」

「將軍，你爲什麼說出這樣話來？」文天祥把臉孔一板，很嚴厲地說，「這是宗廟社稷所關，還能說是小事情嗎！將來要是元朝待我們大宋皇帝好，那麼吉王和信王是大宋的人臣，要是元朝待我們大宋皇帝壞，那麼大宋就另有皇帝出來！」

這一頓話說得唆都啞口無言，心裏邊只暗暗地着急。唆都是一個聰明的大將，他曉得宋朝還有兩個王在遠方，將來元朝還免不掉要動干戈的。

唆都在文天祥面前不願表示弱，於是又把話題急急地一轉：

「在前些時文丞相爲什麼離開平江？」

「那完全是奉命入衛臨安的緣故。」文天祥回答，臉孔上還帶着幾分傷逝的神色。

「當時在平江一共有多少兵馬把守？」

「不多不少，一共有五萬！」文天祥傷逝的神色，繼而爲驕傲的神色。

峻都忽然感慨地長笑一聲，說：

「這真是天意在幫助大元，當時要是文丞相不入衛臨安把守平江的話，文丞相必不降，平江也就不是容易打得下的。」

「將軍怎麼知道我當時不降？」

「唉，看文丞相現在的氣概，怎麼會降！」

「可不是！」文天祥激昂地說，「要是我當時守平江跟將軍死拼一場，也就不

忠 見得是你勝我敗！」

貞 「哈哈哈哈哈……」峻都大笑起來。

表 峻都的笑，並不是笑文天祥真的打不過他，是笑宋朝該亡，天在幫忙大元早
早得到宋朝的江山。

峻都臨走出小營幕的時候，還拉着雲父到他緊跟前來，偷偷地吩咐着雲父小
心提防着文天祥，不要叫他找機會自盡，而且好好地用溫言去勸解他。

雲父本來是峻都的部下，一邊聽着峻都的話，一邊連連地點着頭。

忠 貞 堂

59

是這樣一個微寒的多霧的早晨，富麗的臨安街上的列樹上濃霧被寒氣凝凍成水珠，從枝桠上滴溜下來，像萬人的眼淚灑滿了一地。在過去，臨安城是那樣的熱鬧歡騰，可是現在那熱鬧那歡騰只像一陣烟般的消失了，只像一個夢般的逝滅了，整齊的長街上，荒落得少有行人，雞不鳴，狗不吠的，是呈顯出那麼一種淒涼的景況！

濃霧把這個莊嚴闊大的臨安城蒙上了一面陰慘的黑紗，那迷濛的四面城頭上，一面面的降旗，在淒涼的晨風中無力地飛蕩着——這尊嚴的王都呵，如今蒙上了一層屈辱的死灰色，那巍峨的宮殿，不再放射出金碧的光芒，那歌館樓台不再

有管弦聲，那御河的流水是那樣的嗚咽，那金絲籠裏的鸚鵡和百靈鳥是那樣的叫得啞啞無聲，那宮娥不再飛展起五彩的舞衣，那歌女不再轉動她們清脆的歌喉……這人世間的一切一切，好像都失去了顏色，好像都無聲無嗅了啊！

南門樓上響起了震天的砲聲，這砲聲是含蓄着多少的恥辱和眼淚呵，這是在發出最後的一陣慘號——這是降砲呵，是宋朝投降元朝的砲聲。這砲聲震撼着多少有血有肉的人心，震落了多少愛國志士的眼淚，天地間就是這樣腿腳顛麼？就是這樣的沉淪下去麼……

在南門樓下，排列着兩長列宋朝的百官，前頭的幾員大官就是吳堅、賈餘慶、謝堂和呂師孟他們，這班食祿千鍾的大官們，沒有想到前一刻仍然是大宋的功臣，一刻後就變成了大元的降臣麼——這班平日裏金輿玉轎，蟒袍大馬，作威作福的大官們，現在一個個都變成了龜頭蛇身的怪物，長頭縮尾地排立在南門樓下

幾面大旗遠遠地從南門外飛滾而來，執大旗的人是幾個騎馬的將校，後面緊隨着大隊戴鋼盔披鐵甲的騎士，每個騎士的手都拿着鋒利的長矛，或畫戟，每個騎士的腰上都掛着劍，弓和箭壺。他們像一大隊猛虎般的往這南門直驅而來，號角聲在晨風中嗚嗚地叫，馬蹄聲在雜亂中震響，長矛，畫戟，劍，箭壺在發出碰擊的鳴聲……

這是元軍的先頭騎兵，不戰而進臨安城的先鋒隊部。當馬隊衝近南門樓下來的時候，排立在兩旁的吳堅他們那班降臣，連忙把身子貼在城門的牆根下，連頭也不敢抬起來望一望。

元軍的騎兵們帶着勝利者的驕傲的笑聲，和鄙薄降臣們的鼻聲，像潮水般的衝進城裏去了。

南門樓上的砲聲繼續在響——是一種含辱的降迎呵！

緊接着馬隊後邊的，是成千成萬的步兵開進城來，元朝的大將們威武地騎在馬上押着隊。

最後才是一隊侍衛軍擁着伯顏走近南門來。伯顏騎着一隻能征善戰的高大蒙古馬，四周圍着密密地佈滿了刀槍劍戟，團團地保衛着伯顏。

「下臣參拜丞相了！」吳瑩，賈餘慶，謝堂和呂師孟他們四個人同聲叫了起來。『下臣參拜丞相了！』其他的大臣也隨着叫起來。

伯顏在馬上高巍巍地只點了點頭，說：

「衆位大人免禮。」

於是侍衛軍就把伯顏擁進城裏去了。這一班宋朝的降臣們就在侍衛軍後邊，

跟着往皇宮裏走。

巍峨的宮廷，現在進入了北朝的兵馬，過去那些嚴偉麗的景象，現在只佈滿了含羞屈辱的氣氛。

伯顏丞相高高地坐在偏殿裏，過去那些朝拜大宋皇帝的大臣，今天却都來參拜伯顏了！大宋皇帝現在也就變成了大元的降臣。過去那些阿諛他的，唯唯是聽的大臣們，都轉了方向去對伯顏獻媚去了。大宋皇帝被冷落在深宮中，當他一聽到偏殿的歡呼大元皇帝萬歲的聲音傳來，不覺對着周圍的宮娥們低頭流淚。過去那尊嚴，那富貴榮華，在這轉眼間就成了灰燼，傳了幾百年的大宋江山，到得這一個時候已全部完了！時間是一面嚴正無情的鏡子，到今天朝廷的奸邪一一映顯在眼前，賈餘慶和呂師孟賣國元勳；謝堂是無知附和；吳璽老朽畏怯無能，國家這些重臣原來就是這樣的材料；如果說赤胆忠心的人臣，那只有不屈不撓的文天

祥初文則堂了；可是文天祥現在身困在元軍的虜營裏，文則堂却又孤掌難鳴。一切的真國計劃均出於賈餘慶和呂帥孟之手。到得現在，悔恨起來也是晚了。恨只恨當初文天祥出兵江西來勤王的時候，沒有照文天祥的話把呂帥孟斬首以消弭日後羣邪的猖獗！但是事到如今，也就只好聽憑天命，向北朝屈膝了。所幸大宋精英人物如文天祥文則堂他們不死，大宋的江山將來必仍能由他們匡扶——來一個中興的年景。

伯顏在偏殿上命使者通知宋朝皇帝拜表獻土。當皇帝含着兩泡眼淚走出深宮來的時候，衆人都默不做聲，大臣們沒有一個走前去扶扶他，讓他不至在殿上。當宋朝皇帝手奉黃表臉孔朝着北方下拜的時候，羣臣也隨着屈膝拜倒，而且還一同高聲地喊：

「大元皇帝萬歲，萬萬歲！」

忠 貞 表

從此後，大臣們不敢稱大宋皇帝做萬歲了，只稱呼他做千歲，因為大家曉得，將來大宋皇帝在大元皇帝的面前，最多不過封王罷了。

兩眶眼淚一閃，就滴落在貢表上。這是大宋皇帝的深恥痛恨呵！

接着，伯顏離了虎皮高座，特地走下來到文則堂面前，和鶻地說：

「文執政大人，你身為宋朝的忠臣，今天宋帝已經拜表獻土了，請你為宋帝効命，奉表隨下臣到北朝去一趟吧。」

文則堂起初還猶疑，但一想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也就只好藉奉表北去的機會，向元帝陳述利害，或者還可以替大宋保一線生機。於是他對伯顏稍稍領首

57
伯顏得到文則堂允許奉表北去，非常高興，立即又拉了吳瑩、賈餘慶，謝堂，作為宋朝奉降表去見元帝的使臣。

「不才吳堅老邁了，步履艱難，且近來多病，請丞相見免！」吳堅戰戰兢兢地向伯顏請求。

「噫——吳大人爲宋朝左丞相，這次奉表，理之當然，請不必推辭了！」伯顏並不因爲吳堅的老病就放鬆了他。

吳堅那裏敢違抗伯顏，只好領命了。

x

x

x

在冬天的寂寞的郊野上，元軍的馬蹄聲像潮水般的湧來湧去。元軍是一支驍悍的部隊，他們生長在北方的沙漠中，經慣風砂霜雪的磨練，而且經過各處連年的征戰，訓練得又粗野又勇敢。現在一旦打進了宋朝的南都臨安城，是顯得多麼的狂放而快樂呵！

忠 貞 表

就在這寂寞而又荒涼的郊野上，密密地佈滿了元軍的營幕，在營幕的核心裏

忠邊，突顯出一個有彩色的營幕。那就是敵營的標誌，在那裏邊住着的是文天祥。

表

這天，文天祥呆然地站在那座營邊，望望深蒼的寧靜的大空，心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過，他想着大宋的江山去了大半壁。大宋皇帝已經成了元朝的階下囚，亂臣賊子是順風草，東風來了向西倒，西風來了向東倒，把錦繡的江山一手出賣了！自己雖然忠心耿耿，但怎擋得住風寒霜厲，隻身難敵的萬的元軍，孤忠難匡昏庸的朝廷。……忽然一陣急遽的馬蹄聲把文天祥從悲痛的沉思中驚醒，當他定住眼睛一看，一個披甲的元軍將校正在他身邊翻身下馬來，長揖着說：

「大人，伯顏丞相有請！」

於是文天祥當即上了馬，跟着元軍將校向臨安城裏去的路上奔去，後邊擁着

一隊強悍的元軍騎兵。

在宮城裏邊，伯顏丞相盛服迎接文天祥，而且很親熱地拉住文天祥的手說

「文丞相，下臣幾天來很忙，沒有拜候文丞相，心裏很是不安。現在下臣打算北上返朝，請文丞相不棄，同往元京一行。」

「事到現在，天祥當不敢違命。但願拜見故主大宋皇帝最後一面，然後即行。」文天祥懇切地說。

「下臣以爲這事可以免了吧。」

「不，在遠行之前晉謁故主，這是爲人臣者應有的禮節，請丞相允許吧。」

伯顏看那勢不過文天祥，只好讓文天祥去見大宋皇帝。

那知大宋皇帝因沒有臉孔見文天祥，只下了一道詔旨說：

「朕乃亡國之君，天意之所歸，徒將奈何！賢卿此去北朝，應爲國珍重，朕

「瞻瞑目於九泉，也敢慰藉。欽此。」

這樣一來，明明說大宋皇帝不願見文天祥了！

文天祥痛哭起來，因此辭別南朝，跟着伯顏上路往北朝去了。

這次同行的人，還有吳堅，賈餘慶，謝堂，文則堂和同知劉 五個人。

文天祥府中本來有許多客僚，這時聽見文天祥北上了，都一哄而散，其中只

有一個賢士，名字叫做杜濬的，却不辭險險，願陪着文天祥一同北上。

杜濬是一個愛國的志士，在前些時他曾糾合起好幾千人願為國家効勞與元軍

作戰，但朝廷當政的大臣沒有去理會他。後來，在西湖旁邊，他以一個很湊巧的

機緣碰見了文天祥，而且將自己糾合幾千志士要勤王而不得門徑的情形完全告訴

文天祥。文天祥看見杜濬是一個有丈夫氣概的好漢，因此把他引到府裏當客僚。

現在文天祥就要隨伯顏往北朝去了，在衆多的客僚中只有杜濬願以一己的生命來

離護文天祥同行，這一方面當然是出於他的愛國心，再一方面不能不說是報知遇之恩吧。

伯顏丞相，文天祥，杜濬，文則堂，吳堅，賈餘慶，謝堂，劉出一行人統統上了大船。

伯顏丞相獨自乘坐在一隻中間的大船上。前邊有三隻裝滿了甲冑的將校船併排行駛，做水路的先鋒，遠遠的後邊和兩側翼却有甲兵的無數船隻左右和尾隨地衛護着。在伯顏乘坐的那隻水中央的大船上，盪天的船桅上掛着一面大纛旗，旗上邊明明顯出伯顏的姓字來，迎着河面上的風在飛展着。緊隨在伯顏的大船後邊，有兩隻不大不小的船，前邊的一隻船上，排着宋朝所請使的黃旗，裏邊乘坐着賈餘慶，吳堅，謝堂，文則堂四個人，後邊的一隻船上乘坐着文天祥，杜濬，三個人。

船隻都起了錨，列好了陣勢的船開始前進了，船夫們呀呀地大聲叫着，使勁地搖起槳來。浪波拍擊着船舷，迸濺起串串的水花，又飛落到河裏去了。看着浩淼的河面，船隻在駛進着。眼看着那後面的臨安城遠了，那宮城裏的殿角樓台已經模糊了。仍然排列在渡頭上的成羣的降臣們，遠遠地在向着河心這邊打着躬，像秋風裏的草叢似，是顯得那樣的軟弱而可憐呵！

劉岳是一個狎邪的小人，現在跟文天祥同乘一隻船，心想文天祥這次到了元京，宰相一定是拿穩的了。在這次水路上，好容易跟文天祥攔在一塊兒，還能錯過這個好機會嗎？在這次水行中，如果把文天祥巴結好了，將來到了元京，文天祥當了大元的宰相，自己也可以藉點光，落個尚書之類的大官當一當，好過過官癮。

劉岳心裏一邊這樣想着，一邊就走了上來。必恭必敬地，向文天祥作揖：

「小臣能夠跟丞相同乘一船，真是小臣三生有幸了！哈哈！」

「唔」。文天祥正和杜濟在前艙對坐着，在談論前些時在府裏的客僚們誰賢誰愚，誰忠誰奸之類的小問題，聊遣愁懷。現在看見劉岳從後艙走出來，一邊作揖邊說，文天祥只唔了一聲，不大去理會劉岳。文天祥是一個聰慧透頂的明眼人，當然知道劉岳在朝中是怎麼的一個腳色。

「丞相，小臣幸能在一路上——領教了！」劉岳還是那樣的故作媚態。

文天祥乾脆不去理會他，心裏却罵道：「看你這副好相，真令人傷心！」

劉岳還是把袍袖一拂，指着浩淼的河面，擺出很派頭的姿態，像是在吟詩吟

賦地大聲說：

「丞相，你看看，這真是所謂『乘長風破萬里浪』了！」

文天祥聽到劉岳在他面前說出這樣不知國家存亡痛苦的話，心裏有着一種說

忠 不出來的憎惡，於是給了劉岳幾句又冷淡又譏諷的話：

良 「劉大人，乘長風的是你，破萬里浪的也是你呵，這次到了北朝，你一定是
表 高官厚爵囉！」

「丞相，你說這話，真屈殺下臣了！」劉岳知道在文天祥面前獻媚反而吃了大
頓搶白，覺得落了好一場的沒趣，連忙又爬回後船裏去了。

杜沂爲了怕文天祥在船上納悶，於是和文天祥下起棋來，他一邊用手挪着棋
子，一邊很感慨地嘆了一口氣，說：

「丞相，昔時隋煬帝開這條運河，北去通州，南去臨安，不知作了多少樂，
因而國家衰亡。誰想到今天，這條運河竟又成了大宋臣子棄降表北上的路！」

運河在奔流着，浪花拍打着船頭，好像聽懂了杜沂的話，浪花更加悲憤地掀

15
騰起來。

「這國家可不是麼，前朝爲陰陽帝遊樂開發的河，現在却瀰滿了大宋愛國臣民的淚水！」文天祥說着不覺又附處起來。

「丞相，光是難過不是挽救國家的辦法。以愚見，等到船隻停泊的時候，尋個空兒就近跑了出來，再遠投南方，作重建基業的打算爲上策。」杜清停止尋思的棋子，眼睛很深，沉凝望着文天祥。

「只要天不絕大宋，我文天祥當至死猶忠！」

「真的，大宋能不能夠繼承先王的基業，就全看丞相一個人的了！」

「那裏的話！天祥不是一個耿直人罷了，先王的基業當以天下愛國志士來共

力匡扶！」

當晚伯顏丞相一行人的大小船隻，停泊在謝村的一個小渡頭上，泊一水草

不出這夜，上弦的月兒掛在天空上，正如一隻美麗的銀鈎掛住了深藍色的帳幕似

的。運河的水是流得那樣的輕巧，波浪在月光下閃出神祕的光，河兩邊的山野也直地伸展開去，像單隻大翅勝似的，越遠越遠。

傍岸的每隻大小船上的人都沉沉睡着了，元軍的武士連在睡夢中也是顯得這樣的粗暴，打着雷一般的鼾聲，而且磨着牙齒。把這個靜謐的水面上，憑添了一種恐怖的气氛。

在河岸上，時而有一隊巡邏兵在慢慢地摸著船邊過走，他們肩上的長矛和畫戟在月光下閃出一種令人心驚的寒光。

岸上小村裏的公雞已經開始啼唱了起來，在這靜謐的深夜裏，那清脆的雞啼聲是播送得這麼遠。

杜漣在船艙裏偷偷地爬起身來，輕輕地掀開窗簾往外看，好一會兒他才又輕輕地爬回來，拉拉文天祥的衣裳，文天祥從惡夢中醒了過來，他們低聲地計議着

怎樣逃上岸去，離開元軍的押運船隻，乘迷朦的夜色遠遠地跑掉，好脫清軍的方去，重新建起一支大軍，奪回大宋的江山來。

當文天祥和杜濬從船艙裏偷偷地爬出來的時候，忽然從河岸上跑下來一大羣人，帶頭的一個人影子看去似乎很熟悉，那人在叫：

文大人！

聽聲音，那是賈餘慶在叫喚。文天祥立即藉着船蓬的陰影直趨身子來，而且一把拉住杜濬的袖子，暗示杜濬不要聲張，應該見機行事。

「呵，是賈大人嗎？文天祥的聲音是顯得那樣的鎮靜和渾重。

話剛剛說完，那一大羣人已經接連地往這艘的後艙跳上來了。

在月光下，文天祥看出第一個跳上船來的，就是伯顏的部將鉄木兒，其他那十幾二十個人都是長得又怪又醜，每個都是深眼窩，毛茸茸的大臉，真像野性勃

恩 買 表

發的大猩猩。如果是一個平常人見到他們，早就嚇昏過去了，何況他們都是氣兒兒地跳上船來的呢？好像他們要把人擒擄了吃似的。

「文丞相，現在大深夜裏，你出船來幹什麼？」鉄木兒無理地揮動着手裏的一支渾鐵棍，簡直是在叱喝。

「將軍，」文天祥把關袖子往空中一飄，「你看今夜月色多好啊！」

「月亮已經沉到西邊了，難道文大人還有什麼心興賞月不成？」最後被一個元軍拉上船來的賈餘慶帶點諷刺意味地說。

「我是一個愛國愛家的人，那比得賈丞相這樣快樂！月亮雖然西沉了，只有憂心人睡不着覺，才爬起来看看月亮。」文天祥怎會同賈餘慶慶慶步呢？他默不作氣講了幾句。

「文丞相，用不着多說話了！」鉄木兒不耐煩地吼叫起來，「文丞相在這船上

「既然睡不着覺，就請到旁的船上睡去吧！」

鐵木兒一聲喝令，這羣怪漢立即把文天祥和杜濬擁下船去了，一直把文天祥和杜濬押送到另外的船上去，船頭船尾佈上了使劍披甲的不厭的武士，嚴密地監視着文天祥和杜濬的一舉一動。

其實文天祥和杜濬的出逃，而事前被破計劃的原因，還是因為在白天裏，劉岳被文天祥搶自了一頓，心裏氣恨難消，於是一等到船隻停泊在講村的傍晚時分，就跑到前邊的一隻船上去見賈餘慶他們，造謠說文天祥說不定晚上就會逃跑。賈餘慶他們以為要是文天祥真的逃跑了，伯顏一定會順便把氣發洩在他們的頭上，將來要是到了南京，他們不但得不到元皇帝的嘉獎，說不定還會胡亂加罪在他們的身上。

於是賈餘慶獨自鼓着勇氣，把劉岳的話去告訴鐵木兒。當夜二更天以後，

木兒就帶着賈餘慶，和率領着十幾二十個面貌怪醜的元軍，暗暗地埋伏在文天驛停泊船的河岸上，以着動靜。那知道他們真有耐心，一等就等到四更天。碰巧文天驛和杜沂的出逃，給劉岳說中了。

天剛剛發亮，船隻就從謝村起了錨，又開船西北行了。連河水面上佈滿了霧氣，顯得天地間是那樣的——一片迷茫。

船隻在霧中穿行，波浪打在船舷上，發出一種空洞而又寂寥的聲響。

一直等到船行三十里，太陽才從霧層裏露出金黃色的臉孔來。河面上的霧氣慢慢地消褪了，河兩邊的原野很清晰地呈顯在眼前，近處的田畝，遠處的疎林，高而遼闊的天空，雲朵，飛鳥，好一幅大自然的圖景。但是那村頭上的炊烟是顯得那樣的軟弱無力。冬天的田畝是顯出那樣一片片枯黃，那每隻船頭上船夫們是那樣辛苦地搥擊着木槳，這又給予人一種亡國的哀感。

出船船來。

文天祥和杜濟被囚在一隻大船上，前後船上擁滿了元軍，不讓他們有機會渡

文天祥和杜濟心裏雖然難過，但是却表現得若無所事似的，端坐在船裏下棋

從那隻頂蓬上飄動着祈請使的黃旗的船上，傳出一陣陣的豪笑聲。吳堅、賈

餘慶和謝堂正在喝酒作樂。只有文則堂一個人走出後艙來，緊皺着眉頭在呆呆地坐着，望河面上的景物。

文則堂時時朝文天祥這邊船上窺探着，他那眼光是帶着一種閑安和敬神的神色。文天祥從船裏好幾次把眼睛望出去，看着坐在遠遠的船後船上的文則堂，表示一種敬意。他心想，大宋臣子，只有文則堂和自己是固守着忠貞的氣節了。

文則堂偶然也回轉頭去望一望自己的船裏，賈餘慶他們的歡聲笑聲更加無忌憚

他吧嘴巴一裂，鄙夷地往河面上吐了一口痰。

當天晚飯，船隻停泊在留遺亭下，這真難臨家又滿止程的水路了。

在彎月和滿天的星斗之下，元軍們聚集在停泊船隻的河岸上，生起一堆堆的

篝火，在篝火上燻着生羊肉吃。一邊大杯大杯地斟着酒喝。有的在篝火邊翻騰跳

跳地揮打着牛骨頭跳着蒙古舞，有的在叫着嗚嗚子在唱着聽不懂的蒙古歌，碰杯

聲，飲酒聲，猜枚聲，笑聲，叫聲，拍掌聲，鬧嚷嚷地把整個河岸提得怪熱鬧

的。

元軍們所吃的生羊肉，統統是從岸上的村子裏劫掠來的耕牛和羔羊，煮成片

情景中，更顯出他們的野蠻和粗。

一陣火燒的油氣由晚風吹過來，差一點使文天祥嘔吐。

杜詩在旁邊低聲地罵了起來。

「又不知有多少種田的老百姓遭了殃！」

在岸上的火光中，顯出賈餘慶的身影來，大概他給元軍惡意地灌醉了酒，用着嗓子在叫起來。

「你好兄弟們，我賈餘慶雖然身為宋朝的右丞相，但是想我直說宋朝的君臣簡直都是一隻隻的蠢豬！……」叫着，賈餘慶一連地嘔了幾口酒，然後又接着叫

「誰說宋朝皇帝燕裏有大元帝的威武精神？看他那懦弱的模樣，簡直使人……」

不敬！」像我這樣的一個賣錢的大臣都不再願為宋朝效力，你們可以想想宋朝還有什麼好教的嗎！」

「哈哈哈哈哈。瘋子，瘋子，再來一杯，再來一杯！元軍們狂笑了起來，一連

連地給賈餘慶灌酒。

長

「賊酋大纛有那樣的三個老嫗同大索的面目，纔幾盞酒，竟連古裏和清俱恨地吐

裏

了一口唾沫。

裏

「那寶蓮，真是應酬的好賊！」杜濟氣憤地磨着牙齒。

寶蓮最的可恨的獻媚樣子還沒有做完，忽然元軍們笑着吃醉了酒，把劉岳從
劉岳裏拉上岸去，先給劉岳灌了幾杯酒。有的元軍在笑着：

「劉岳乎，灌酒乎呵！」

緊接着又有幾個元軍從另一隻船的内艙拉出一個鄉下婦人來，像扛米袋般的
把女子扛上岸去，而且把她的上下身衣裳都剝光了，緊挨着篝火，好讓她的肉體
很清楚地被火光映照出來。

「他是你的男人，一個元軍指着劉岳說，給抱他呀！親個嘴！」

鄉下婦人扭扭着，另一個元軍就用鞭子抽了他一下，罵道：

74

「媽的，自己的男人還害什麼臊！」

鄉下婦人被打得痛叫了一聲，連忙服服貼貼地跑上去，一把抱住劉岳。

「親嘴，親嘴！」其餘聚在篝火邊的元軍大聲地叫起來，婦人只好親了親劉岳的嘴。

「哈哈，好，好呀！」元軍們惡聲地淫笑起來。

元軍們在狂笑着，用一個宋朝的鄉下婦人和一個宋朝的大臣來作樂喝酒，賈餘慶還在元軍旁邊陪着大笑，吳堅和謝堂是無動於衷的，只有在船上的文天祥，杜濟和文則堂氣憤得全身發着抖，恨不得只想放聲大哭一場……

忠

這些船隻繼續在運甌山往南行駛，經過了平江，經過了無錫，經過了常州，到了長江和南運河的匯口處的重要城市鎮江。

幾

鎮江當時叫做京口，是南北運河和長江匯口的地方，為古來南北交通的繁華

岸，是兵家必爭的地方。對着浩浩蕩蕩的長江北岸，就是瓜州，也是常駐重兵的要地。鎮江和瓜州遙遙相對，更形成了長江夾峙的險隘，陸軍水兵就是犧牲了最大的代價，也不容易打從這裏通過。

當時鎮守瓜州的是元軍大將阿朮，他是一個非常驕傲的傢伙。

隔天，阿朮請宋朝新誘使到瓜州去，一隻張帆的大渡船把吳堅，賈餘慶，謝堂，文則堂，劉昂他們渡過長江北岸去。文天祥本來不願去瓜州，但擋不過阿朮再三推辭，也就只好過江去了。

到了瓜州的將軍衙裏，阿朮爲了是地方守將的面子，設宴款待宋朝新誘使們和文天祥。

在衙門的大花廳裏，陳設了很豐富的酒宴。阿朮一一地把賓客讓上座位，自己却巍巍地坐在珍貴的虎皮交椅上。廳前的石階下，站列着許多磨刀掛劍的將校

們

阿朮傲慢地問着吳堅和賈餘慶

「你們是宋朝的左右丞相吧？這次你們做了祈請使去朝拜我們的大元皇帝，

算是你們有見識，還有福分，主要是我上奏章給大元皇帝，才選會封你們做丞相的哪

出

「這全仗將軍的提拔了」賈餘慶連忙站起來打着躬，而吳堅却畏怯地笑了

笑

「那位大人是誰？」阿朮指着文天祥問着坐在他旁邊的文則堂。

「是大相的文丞相」文則堂也用驕傲的口氣回答。

「文丞相，就是文天祥嗎？」阿朮久仰了，請乾利杯卜謝阿朮對文天祥遠道而來

起杯子來。

欠身說：

立時有一個將校走過來替文天祥斟酒，文天祥用手遮住臉龐的酒杯，良久才

「國破家亡，天祥還有什麼興趣來喝酒，將軍請便了！」

阿朮雖然驕傲，但對文天祥卻也無可如何。

一直到了傍晚的時候，阿朮才派渡船把宋朝的祈請使們和文天祥送回長江南岸的鎮江來。

在渡船上，文則堂才能夠有機會和文天祥談話。在過去，他們雖然互相傾慕，但總沒有談話的機會。

「弟兄，我們雖然夙身做祈請使，但是只要忠心不懈，大宋仍然是有待於我們去拯救的。」文則堂緊緊地坐在文天祥的身邊說。

文天祥從身上搜出一張紙箋來，交給文則堂看。這紙箋是吳堅他們奉牌表到

阜亭山給伯顏俊，回臨安下令天下降元，只有文則堂拒降差點被網縛的時，他在天祥在虜營裏寫的一首詩。文則堂低聲地唸着：

「山河四塞傷旣金，

燕祖高宗實肇臨，

一日盡將輸敵手

何人賣國獨甘心！

中書堂帖下諸壇，

搖首庭中號獨情，

此後方知樞密事，

從今北地轉相驚！」

文則堂唸着唸着，不由得撲簌簌地流下兩串眼淚來。他淚眼濛濛地望着天去。

忠

祥說：

貞

「宗兄，以後我只有更加勉勵自己，不會負你殷切的期望，不會負了國家當

表

賣國賊子的！」

「爲了拯救朝廷，我們今後互相勸勉吧！」文天祥說着，眼睛也不覺就濕潤了
起來。

「不要太憂傷了呵，看在救國上，你得好好地保重身子！」

當晚，他們仍宿鎮江。元軍留文天祥住在傍岸的一個衙門裏，只使文天祥不得離開江岸，元軍爲防是怕鎮江的人民把文天祥搶救跑了的緣故。

鎮江城在夜靜中安息了。長江發出浩蕩的流聲。

沒有燈光，但是星月的交輝下，地面上的一切都歷歷在眼前。

遠處有馬嘯聲，有更鑼聲。

緊緊傍近長江邊的北固山，投下來一個巨大的陰影。

山坡上的甘露寺，只射來一盞像螢火般黯弱的天燈光。

文天祥被元軍指定層留的衙門，是那樣的懶洋洋地癱臥在甘露寺下。

在衙門前，很嚴密地佈上了崗衛，以防老百姓星夜來劫奪文天祥。

其實文天祥的到鎮江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老百姓只知道是宋朝的祈請使

到了鎮江。

在月下，文天祥終夜不寢地在衙門的大院裏徘徊着，他一會兒抬起頭來望望下弦的月亮，一會兒望望披着月色的北園山的頂巔，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徘徊的脚步是顯得這樣的沉重。……

天漸明，杜濬藉口出了衙門，往鎮江的街市上走去，他決定去找他的一個叫做余元慶的朋友。

杜濬一進了那家的門，這寒暄也沒有作過，就把他的朋友往外面拉着跑。一直到了僻靜的地方，杜濬才咬住余元慶的耳朵說：

「文丞相到鎮江啦！」

「呵！在那兒？」余元慶急急地問。

杜濬只用手往江岸的方向一指，說：

「被元軍拘留在衙門裏，喂，余大哥，江裏的船隻都給元軍封查了，我們得想個辦法把文丞相放跑！」

「打那條路跑？」

「往真州去吧，還得順水路才跑得遠呢。」

於是余元慶帶着杜濬拐到傍岸的一家人家裏去找一個水路上的英雄。

余元慶說明文丞相的一番話，請那個水上英雄活動一隻小船，並且答應用白

金千兩來作報酬。

「國家多難，我替大宋救脫一位丞相，如果事情成功了，那止白金千兩呵！」

「那個水路英雄急急地拒絕。」

於是杜濬約好那個水路英雄設法在半夜裏把小船放到甘露寺下等候。

當天中午賈餘慶一班人都渡江到瓜州去了，只有文天祥和吳堅得到渡江的通

報最遲，於是文天祥藉口說明天千早準備和吳丞相一塊兒渡江到瓜州去。

元軍將校都奉命過江去了，上面只命令元營的一個王千戶來監視文天祥。

當晚文天祥到附近的一家姓沈的人家休息，王千戶還很小心地親自帶着兵丁跟文天祥混在一塊。

這家姓沈的主人知道來的是大宋的文丞相，連忙擺設酒席殷勤款待貴賓。

王千戶是一個酒鬼，一看見酒眼睛就發亮，和沈主人，文天祥一塊兒大嚼大喝，連王千戶帶來的兵丁也盡歡大醉。

沈主人醉過去了，文天祥也醉過去了。王千戶自己本來也有點醉醺醺的了，現在一看見文天祥和衆人都醉過去了，也就放鬆了勁兒躺在床上睡着了。

杜洪和約定的另外十來個人並沒有喝醉酒，一看到這種情形，連忙把文天祥

搖醒過來，大家偷偷地跳出沈家，急急忙忙地往小巷口走去。

忠 貞 表

在住家戶與郊野連接的港口，元軍的守兵經常是以幾匹馬拴成一串把路阻攔住的。當文天祥他們走近港口的時候，馬匹驚跳了起來，好在旁邊的守兵都熟睡着了，沒有把他們驚醒，大家才儘逃出這第一個難關。

文天祥已經化了裝，成了一個老百姓模樣。緊跟在周圍的，除了杜濟之外，還有一些水手們。

他們這一夥人很快地就跑到了甘露寺下的江邊，怎樣也看不見預約好的那隻小船。文天祥在絕望之下，就想抽出隨身的匕首自盡，幸而杜濟在旁邊解勸，才又往下游跑去。

一直沿着江的下游跑到約莫有二里地的地方，才找着了那隻小船。小船上的

人低聲地問明白是文丞相到來了，大家才互相慶幸着重生。

大家一上了船，船就以最快的速度往下游行駛了，船上的十幾支槳一齊動作

起來，因為是下水，所以小船駛得非常快當。

元軍船隻一隻接連着一隻地浮在江面上，文天祥的這隻小船必須打從這些船隻的旁邊經過。幸喜一路上都沒被查問。

看着看着已經到了七里江的水面上，忽然從屋月朦朧中有一隻元軍的巡邏船向小船這邊直衝過來，而且那船上有人大喝道：

「來的是什麼船？」

「魚船！」杜濟一邊答應，一邊叫小船更加速地往前飛駛過去。

巡邏船上大叫起來：

「歹船，歹船！」

於是就緊緊地追上來，眼看着小船就要給那隻巡邏船追上了，忽然江潮退了，把那隻巡邏船擱淺在一片淺沙上。小船吃水很淺，幸而能逃脫了元軍的追

忠
變。

到這個時候，小船得了順風，就更加快地往下飛駛了。

表
貞
表
「天保佑我文天祥能夠逃出虎口！」文天祥在小船上仰起頭來又感慨又欣喜地
長嘆了一聲。

本來意料着五更天就可到真州，但是偏偏風又轉息了下來。天已經大亮了，離真州城還有二三十里地遠。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怕元軍的船隻從上游追趕下來，再一面又怕岸上有元軍的哨騎在搜索。沒辦法，小船上的人，只好大家努力撐篙的撐篙，搖槳的搖槳，到淺水的地方，大家下來推船，遇到逆風的時候，大家上岸去拉。就是文天祥自己也幫着大家的忙，一時下水推船，一時又上岸拉

緯。

89
經過了四五個時辰從小船上才遠遠地望得見真州城，但是因為又遇到江湖的

退落，小船不能靠攏城下，大家只好在離城五里地遠的地方上了岸。

郊野上是一片荒涼，灰色雲層把太陽遮住了，冬天的荒野是顯得那麼的灰暗。田徑上沒有行人，大家默默地走到真州城下。

「請守將開城，文丞相從鎮江脫險投奔苗將軍來了！」

那城頭上守城的校尉們一聽說文天祥到真州城來了，立即去報告守將苗再成。

片刻後，城門大開，從城裏跑出來一羣盛穿禮服的將校，必恭必敬地來迎接文天祥。

忠 貞 表

「小將苗再成太無禮了，事前不知道丞相到真州來，沒有遠迎，請恕罪！」苗再成拜倒在地說。

「國破家亡，再講不得什麼禮節了，將軍，請起來！」文天祥連忙走上去雙手

忠

把苗再成扶起來。

貞

沒

大家一齊進了城，到將軍廳上坐定。苗再成一邊派人打掃別館，以備文天祥一夥人住宿，一邊就在將軍廳上擺設酒宴，管文天祥他們洗塵。

在席上，文天祥很沉痛地對迎接的衆武將講述時事。冀州因烽火隔闕，已經很久不知邊防的消息了，衆武將個個聽得目瞪口呆。末了，文天祥告訴衆武將說：

「賢帝已經派吳堅、曹餘慶兩位丞相做新請大使到北朝拜表獻土去了，現在賢帝被幽禁在臨安，向北朝稱臣了！」

「呵，吳堅、曹餘慶一向都是對北朝主和屈服的，賣國賊的面目今天才明顯地在國人面前揭穿了！」衆武將又悲傷又氣憤地流着眼淚。

「請丞相息悲，以小將愚見，所有的兩淮兵力，足能復興大宋！」苗再成激昂

接着苗再成還向文天祥陳說了一番出兵復與大宋室的大計。

文天祥聽了非常高興，於是用話勉勵苗再成：

「將軍，如果大宋江山能夠收復，當推將軍為首功！」

苗再成在酒席上立即親筆寫了一封書，派人送給揚州守將李廷芝。

當天，苗再成文天祥他們賓主一大夥人鄰心懷復國的大志，欣欣然散了席，

文天祥他們被送到別館歇宿去了。

當天，苗再成就派了幾個輕騎，把文書星夜送往揚州去。

誰意料到在文天祥到真州城的那個上午，就有偵探飛騎到揚州去報告給李庭

芝說：「文丞相負着元軍的使命到真州說降，真州已經開城迎降了！」這一來，把

表 忠 貞 表
個李庭芝氣得大跳起來，認為文天祥是一個賣國的好臣。因此當苗再成的使者把

文書呈給李庭芝看的時候，李庭芝連一句話也不說，只在文書後面寫了幾個字：「文丞相爲元軍說降使者，立殺，毋留後患！」

隔天，苗再成接到了李庭芝批回來的文書，他心裏非常難過，但是又不忍心把大宋的堂堂宰相殺了。於是定下一計，請文天祥一夥人出城去視察城壕。

當文天祥他們一夥人出得城來，忽然引領文天祥出城來的兩個都統從馬上把李庭芝的批回文書交給文天祥看，文天祥嚇得差一點從馬上摔下來。那兩個都統回馬加鞭跑回城去，城門立即關上了。

杜濬氣得想跳城壕，幸而給大家拉住了，勸了半天才勸過來。

當時有兩個帶路的人，對文天祥說：

「苗將軍派我們來送丞相的，隨便丞相到那裏去罷。」

「現在只有硬着頭皮到揚州去！」文天祥咽着嗓子回答。

「揚州可去不得呵！」帶路的人連忙阻止。

「噯，旁的地方的守將我不認識，淮西又無歸路，只好往揚州去呵！」

文天祥剛剛說完這話，忽然有弓刀手好幾十人跑來。文天祥心裏暗暗地驚叫起來：「這一下完了！」

誰知道這些弓刀手是苗再成派來護送文天祥上路的。

於是大家才上了馬，離開了真州城。

走不到幾里地，那兩個帶路的人要下馬歇一歇，半天才又繼續走，又走不幾里，又是歇歇，然後再走，這樣一路上耽延着，到末了，那兩個帶路人再也忍不住了，才對文天祥說：

「李將軍想殺丞相，苗將軍不忍心，所以才派我們送行，丞相到底要往什麼地方去？」

「真沒辦法呵！」文天祥不由得長嘆了一聲。

「還是把丞相送到淮西去吧。」

「淮西沒有歸路，我要到揚州去見李將軍，或者能使他相信，商量出兵恢復大宋江山；要不就從通州沿海回朝去。」

「苗將軍已經預備好船隻，現在江中等候，往南往北都可以。」

文天祥立即驚叫起來：

「這麼說來，苗將軍也疑我歸附北朝了！」

「苗將軍確實對丞相半信半疑，叫我倆在路上見機行事！現在我倆看見丞相這樣忠義，怎敢加害呵！丞相既然要到揚州去，我倆當然相送。」

於是那兩個帶路的人上了馬，起先還是帶着文天祥往淮西的路上走，後來看出文天祥實在沒有什麼再可疑的了，才繞道往揚州的路上走去。

當天傍晚，那兩個人先辭去了，留下二十幾個弓刀手隨着文天祥他們，又走了不多遠，那二十幾個弓刀手也都辭去了。

文天祥他們好容易才走近揚州，大家顯得那樣疲累不堪。

「丞相，」杜濬說：「李將軍既不相容，我們到了揚州城下，一定會死在矢石之下。不如就在附近暫避一天，晚上偷過揚州，往高郵去。」

這裏離高郵還有五六百里，怎樣能走？要是死在路上，就不如死在揚州城下。假若李將軍知道了我們的忠貞，不一定就會死吧？」同行中的一個叫做金應的人說。

在這時，大家忽然發覺一路同行的十二個人中，有四個捲款跑掉了。

這樣一來，文天祥他們只好往揚州城慢慢地走去。

在揚州城邊，文天祥他們躲了一個賣柴的人家裏，以避免哨兵，隔天天還沒
有亮，大家偷偷地上了路，繞往高郵去。

忽然遠遠傳來一陣急遽的馬蹄聲，文天祥他們急急地一齊爬在路旁的一個大
糞堆上，一動也不敢動，耳朵邊只聽見有幾千隻馬的大蹄隊往旁邊迅雷般的飛
過。

上午的時候大家才到了買家莊，大家已經兩整天沒有吃過一點東西了。野路
上沒有賣東西吃的，而且所有的款子都給那同行的四人捲跑了。

爲了早早趕路到高郵，大家只得抱着餓肚子繼續在路上顛簸着走。走了幾十
里地，冬日的天短，又是黑下來了。在荒無人烟的路上，文天祥他們仍然搜索着
夜路慢慢地前行。

路是彎曲的，微星又不分明，連東西南北也分辨不出來，越走越糊塗，前面

迷了路。大家正在惶惑的時候，忽然從黑地裏奔來了一隊哨兵，文天祥他們急忙躲進路旁的荆棘叢裏去。那些哨兵聽見有人聲，就劈開棘叢搜索，結果把杜沂和金應捉去，並且劈死了一個同行的人，而文天祥却幸好平安。

不一會，杜沂和金應都跑回來了，他們用小錢買通了哨兵，才得不安。

遠遠地有一點燈光，文天祥派一個人先一看，原來是一家窮苦人家，文天祥他們立即跑了過去。僱到了兩個漢子，用一個大籬筐抬着文天祥，乘夜趕往高郵。

忠
賊

到了高郵，大家不敢進城，於是跑到蚌湖河邊，湊些錢僱到了一隻船往東行

蚌湖河裏時常可以看得見白腫腫的浮屍，看樣子那裏是被殺的老百姓。

船過海安，如皋，又直行駛了三百里，才到達南通州。

忠 貞 表

文天祥到了通州，起初通州守臣楊師亮疑心文天祥是一個已經投降元朝的人，打算不開城。但是剛巧有一道諜報傳來，說鎮江元軍大大搜查了文天祥十來天，而且還派了三千匹馬隊追文天祥追到潞浦。這才使楊師亮不再疑竇。親自開城郊迎文天祥進城。

結果楊師亮給文天祥找隻大商船，送文天祥上了船。好讓這隻大商船駛向揚子江，入蘇州河。

好容易文天祥這一夥人輾轉西明，天台一些地方，才平平安安地到了浙江的溫州。到了這個時候，已經是暮春時節了。

五

在嶺南，文天祥正在五坡嶺上款宴賓客，藉款宴與各路英雄聚議怎樣奉匡扶大宋的殘破山河。

那個時候，益王已經在福建福安登了皇帝位，改元號爲景炎。拜文天祥做右丞相，并且封文天祥爲觀文殿大學士。

在臨安的時候，當國家危亡，京都即將失陷，因而懼憤逃亡的陳宜中和張世傑，現在又回到福安來，做樞密正副使，而且比在臨安的時候還要專權，因此文天祥不願留福安，皇帝給他樞密使兼都督諸路軍馬的名義，到了這劍南地方，藉文天祥的威望來號召四方的英雄豪傑。

在酒宴上，文天祥向大家談起從前被北虜押送到鎮江，而又從鎮江怎樣逃脫

的情形。當他談得細緻的時候，大家都不由得嘆息流淚。

以後，大家談起前些時，元將唆都侵入福建，行都只好南遷，當時投降元朝的福建守將李珪和王積翁怎樣寫信來勸招文天祥，怎樣遭受了文天祥的嚴詞斥責，大家都認為大宋到了今天，只有文天祥是忠勤的救星了。

在前些時，文天祥領兵克復梅州，又轉西直入江西，攻下贛州，收復太和，永豐，吉水諸地，當時全國人心都歡騰異常，各路英雄也蜂起，四處響應，眼看着整個江西就要入大宋的手裏，誰想到太和的民兵給元騎兵打敗了，接連着永豐吉水方面的兵也給元軍打敗了，弄得不可收拾，不久後文天祥被元軍追到空坑的地方，就給追上了，當時元軍問一個名字叫做趙時賞的將領說：「你是誰？」趙時賞靈智一動，忽然怒叫了一聲：「我姓文！」於是趙時賞就被元軍捉了去，文天祥則反而能夠安全跑掉。大家嘆為忠臣自有忠臣護。

忠 貞 表

現在陸秀夫，也是一個忠心耿耿的賢能人物。文天祥好幾次上奏章說要回京來護衛近畿，但是大小將領都怕文天祥的威嚴，結果大家請皇帝封了文天祥一個少保信國公的爵位，阻止文天祥回朝，只派人來犒賞文天祥的軍隊就算了事。

這一天，文天祥正在五坡嶺歡宴各路英雄商討反攻大計的當兒，忽然祕密從水陸兩路進襲而來的元軍，由元軍統帥張弘範率領向五坡嶺奇襲上來，那四處的馬蹄聲和喊殺聲像海潮一般的湧。

文天祥大驚，連忙對一個將校說：

「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突然另一個將校直奔入宴廳裏，抖着嗓子說：

「元騎兵包上嶺來了！」

文天祥趕快從身上掏出早已預備好的龍腦丸子來往喉嚨裏塞。龍腦丸子本是

一種毒藥，但是吃這毒藥的時候，一定要用涼水送服，可是文天祥在急忙中忘了喝涼水。因此不得死去。

X X X X X X X

文天祥被元軍押送到潮陽的虜營裏，重新過着囚徒的生活。這時，杜濬已被捉，在中途憂憤而死了。文天祥，好像失去了一隻胳膊，失去了一隻良馬，他捶胸慟哭起來。

在這海邊的虜營裏，元軍統帥張弘範以隆重的軍禮和文天祥相見。站在左右的將校們叫文天祥拜張弘範。文天祥回答說：

「我不能拜，就是伯顏和阿朮，我也不過是作揖！」

右左一定要叫文天祥拜，文天祥怒氣沖沖地說：

「我文天祥能死不罷拜！」

張弘範知道勉強不了文天祥，只好叫罷。

沒過幾天，文天祥被押上了海船，到崖山去。張弘範強迫他寫信去招收張世傑，他說：「我文天祥不能救國家已經感到很大的慚愧，難道還能叫人家背叛國家嗎！」但是張弘範無論如何要強迫他寫，於是他就寫了一首詩：

「辛苦遭逢起一經，

干戈落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拋絮，

身世飄零雨打萍，

皇恐灘頭說皇恐，

零丁洋裏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

習取丹心照汗青！」

張弘範看了這詩，連聲地叫：「好詩，好人！」結果張弘範不單對文天祥沒有辦法，而且對文天祥的禮貌越加隆重。

營崖山被元軍攻破的時候，樞密使陸秀夫對太妃說：

「在臨安時皇后已經被污辱過，現在太妃不應該再被污辱！」

於是陸秀夫先把自己的老婆孩子沉下海去，然後自己抱着幼帝也跳進海裏。

那天，太妃，宮人，將士等跳到海裏去的，一共有幾十萬人之多！

營文天祥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悲痛得暈迷過去。等到清醒過來的時候，就寫了一首詩：「昨朝南船滿海崖，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兩邊桴鼓鳴，今朝船船新雁聲。北兵去家八千里，樵牛醜酒人人喜；唯有孤臣兩淚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忠 貞 表

不久，張弘範派使者到元京去奏明元世祖，說明文天祥不屈和不殺的原因。結果使者帶回來一道詔令，叫把文天祥帶到京都去。

於是文天祥又被驍勇的二隊元兵押送上路了，一直到了南安，因為怕入江西省境，有人來劫文天祥，才給文天祥戴上了枷鎖。

一進了江西省境，文天祥一想起自己的家鄉廬陵，一想起從前自己的許多勤王烈士都在省境內戰死了，不由得又悲傷起來，於是實行絕食。計算着日子，到了廬陵城一定可以餓死，如果把屍骨歸葬原土，他就可以痛痛快快地瞑目了。

誰想到廬陵的前一天，贛江的水突然漲了，天空也突然刮起大風來，因此在預定日子的前一天就過了廬陵城，到了豐城。文天祥心想，與其死在荒江，則志節不明，不如還是到了元京再說。所以文天祥才勉強復食。

在這沿路一帶，有許多英雄豪傑想要劫跑文天祥，但是因為元軍監視得很嚴

密，沒辦法下手。

已經深秋時節，文天祥才到達元都燕京，被引到一個小行館裏去住宿。

這一夜，行館好像成了森嚴的堡壘。兵士們密密地拱衛在四周。文天祥盪盪不睡覺，從天黑一直坐到天亮。

隔天清早，元軍才用上賓的禮節來看待文天祥，起初文天祥感覺到很奇怪，後來才知道是元丞相博羅有命令，這樣一來，文天祥心理才舒服一點。

幾天後，張弘範也趕到燕京來，向元帝奏明文天祥在營中不屈的情形。元帝聽到這話，很是氣憤，覺得文天祥雖是宋朝的狀元宰相，但是宋朝已亡，就應該向元朝屈服。因此命殿將把文天祥押送到兵馬司去。

這天文天祥就被幾個將校帶進兵馬司裏，加上了最重的手銬腳鐐，投進一個黑暗陰濕的獨立小牢裏去。禁兵日夜地監守着，不讓文天祥走出小牢獄半步。

不管大小便都是在小牢獄裏邊解的。文天祥所帶來的衣物銀錢完全被封鎖進庫裏，每天只發給他一錢五分銀子的飲料和吃的東西。大牢輪堂堂宰相，就這樣被元朝糟蹋得千裏骨可憐！終天見不到太陽，吃的不夠，睡的地方又潮濕，因此不到一個月光景，文天祥就病倒了。

元帝怕文天祥真的因此病死，就下令准文天祥出小牢獄曬曬太陽，而且把手銬解除了。

不幾天，文天祥又被移到樞密院去住。

到了這個時候，文天祥才有機會見到元丞相博羅。左右叫文天祥跪拜，並且

要我文天祥忠於大宋，大宋已亡了國，今天我文天祥到了這裏，要殺就殺，可不許給我半點污辱！

博羅本來心想文天祥這次受了監禁的折磨後，一定可以把他屈服過來，好給元帝効勞；誰想到文天祥竟是一個鐵心肝的人，只認定了死，不能屈服。博羅道天見文天祥，還想用話來對文天祥勸解一番，一聽到文天祥這幾句話，忽然大怒起來，喝道：

「文天祥，你知道你今天見的是大元丞相博羅嗎！你想快死，我偏偏不叫你快死！你帶着這宋朝的忠臣受活罪！」

「只要得到一個死，管他快不快！」文天祥也氣得對博羅怒喊起來。

這樣一來，文天祥就被投進兵馬司裏更加陰濕的囚牢裏去。一直被囚禁了四個年頭的長時間。在這四年之間，文天祥度着人間最痛苦的歲月，病了得不到醫治，天氣寒冷了得不到溫暖，他一直是在半飢半餓之中捱着日子。在這四年之中，他寫了許多詩，其中一首是對於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有所感，而寫成的長

忠 詩叫做「正氣歌」。

表 貞 這首「正氣歌」是他平生忠貞的結晶品，一直流傳到千百年代後，仍然像一塊最珍貴的寶石般的發着光。這歌是：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下服爲河嶽，上則爲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詩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

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

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

或爲送東帽，精靈厲冰雪；
 或爲國師表，鬼神泣壯烈；
 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是隨所愛薄，凜烈萬古存，
 當其實日月，生死安足論！
 臨難續以立，天柱賴以尊，
 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
 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
 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
 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

陰房闌鬼火，春院闔天黑。

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

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

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

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

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

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

齊人日已遠，典獄在夙昔。

風箴庶書讀，古藹關頽色。」

到了元朝至元十九年的一個冬天的早晨，才有一個官員進到兵馬司來把文天

解從牢獄裏放出來，擦了澡，換上一身乾淨衣裳，然後引上殿去。

在大殿上坐著的是元世祖皇帝，在變位旁邊，坐著元丞相博羅。

文天祥上到大殿，並不跪拜，只向元世祖皇帝作了一個長揖，然後直立不

動。

「文丞相，宋朝已經亡了，忠君的氣節做到你這種地步，對天地鬼神都已說得過去。要是你願意替大元做做宰相，即拜你做中書宰相。怎樣？」元世祖復愛慕文天祥的氣節學問，因此想要重用他。

「我文天祥是宋朝的狀元宰相，宋朝亡，我只好死！請即賜以一死！」文天祥很慷慨地回答。

忠 貞 表

「要是不願做中書宰相，做樞密使，可以吧？」元世祖簡直太愛文天祥的才學了，好像在對文天祥苦求。

突然文天祥大叫起來：「

一死之外，沒有話說！」

這就是文天祥最後的反抗之聲了！

隔天午牌時分，文天祥被刀斧手從牢獄裏拉出來，用一大隊驍勇的兵馬把文天祥往鬧市上押去。當天，燕京城的大街小巷都擠滿了黑壓壓的人頭，爭着來看文天祥的容貌。文天祥一邊揚揚自得地往前走，一邊嘴裏說：

「我的事情已經做完了！」

到了市中心，兵馬四下裏團團圍攔起來。文天祥提高嗓子問：

「那一面朝南？」

於是他就照着市民的指示，向南方跪拜了下去。

無幾遠處的長街上，飛馳來一匹大馬，馬上的使臣大聲地喊着：

「男中留人，乃下留人！」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文天祥的那顆赤血噴天的頭顱已經滾落在地上了。

82
104008